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 还是“启示录”？

特隆·欧格里姆著



现代外国政治

学术著作选译

Tron øgrim

Marxismen——vitenskap eller
åpenbaringsreligion?

Forlaget Oktober A/s, Oslo, 1979

根据挪威十月出版社奥斯陆 1979 年版译出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还是“启示录”？

〔挪威〕特隆·欧格里姆著

郑明年 周永铭 译

赵整社 刘国来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2.25 印张 243,000 字

1982 年 9 月第 1 版 1982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2,300

书号 3001·1825 定价 1.05 元

(只限国内发行)



目 录

前言 这本书是如何产生的,它代表谁	3
第一篇 我们要批判马克思主义吗?	9
第一章 不幸的资本主义面临的问题	11
第二章 优越的马克思主义存在的问题	18
第三章 批判马克思主义的论据	22
第四章 反对批判马克思主义的论据	32
第二篇 “社会主义国家完美无缺”的思想	45
第五章 社会主义是完美无缺的吗?	47
第六章 社会主义经济中没有解决的问题	49
第七章 混杂在马克思主义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 主义思想	59
第八章 建设社会主义必定是困难的	63
第九章 “社会主义国家完美无缺”思想的有害影响	68
第三篇 革命、共产党人和民族独立	75
第十章 世界革命通过各国革命而发展	77
第十一章 共产国际的问题	80
第十二章 社会主义苏联的民族政策	87
第十三章 斯大林政策中的霸权主义倾向	89

第十四章	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的错误	91
第十五章	勃列日涅夫发展了苏联过去的错误	98
第十六章	毛泽东对苏联过去错误的清算	99
第十七章	同“我们心中的共产国际”决裂	102
第四篇	对马克思主义国际传统的批判	107
第十八章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传统?	108
第十九章	列宁	111
第二十章	斯大林	117
第二十一章	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	133
第二十二章	阿尔巴尼亚	137
第二十三章	越南	153
第二十四章	解放运动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173
第二十五章	中国和毛泽东	194
第二十六章	毛泽东以后的中国	211
第二十七章	民主柬埔寨	225
第五篇	民主、专政和恐怖	235
第二十八章	无产阶级专政	237
第二十九章	镇压	239
第三十章	从理论上弄清民主的必要性	249
第三十一章	干部的奴性问题	253
第三十二章	用检查制度对付外来影响是不中用的想 法	255
第三十三章	东方无产阶级民主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 的比较	258

第三十四章	人民向我们提出问题	266
第六篇	是科学还是启示录?.....	269
第三十五章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271
第三十六章	对马克思主义辩论的两种相反看法	274
第三十七章	大彗星、新耶路撒冷和对不起人的上帝	277
第三十八章	马克思主义的有效性和局限性	283
第三十九章	借助对历史的研究解决历史问题	289
第四十章	具有头、二等和第十等意义的问题.....	291
第四十一章	科学不能接受禁忌	295
第四十二章	马克思主义出现宗教倾向的根源	297
第七篇	党和争取挪威社会主义的斗争	307
第四十三章	什么是党?	309
第四十四章	党的权限	313
第四十五章	需要严格的生活准则吗?.....	318
第四十六章	对革命政党的要求	321
第四十七章	反对在挪威实行民主集中制的论点	325
第四十八章	我们自己对工人共(马列)的错误看法	331
第四十九章	工人共(马列)的长处	335
第五十章	修正主义者是反面教员	339
第五十一章	我们的任务是使劳动人民向往社会主义.....	341
第五十二章	我们必须具体地指明,为什么社会主义在 挪威是必要的	346
第五十三章	我们必须防止把真正的社会主义同苏联 的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混为一谈	349

第五十四章 我们必须自己揭露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	
存在的问题和矛盾	353
第五十五章 我们必须传播科学的马克思主义	354
后记 对一些问题的回答	359

献给玛丽卡和尼尔斯·霍姆伯格^①并感谢他们的接待和帮助。

我没有引用他们的话佐证本书的所有观点。但我知道，他们喜欢我探讨问题的这种方法。

特隆·欧格里姆

① 尼尔斯·霍姆伯格(1902--)：一九二四年加入瑞典共产党，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三年参加过共产国际的工作，曾任新建的瑞典共产党的中央委员。——译注

前 言

这本书是如何产生的，它代表谁

一九七九年早春，我开始勾勒出本书的一些轮廓。我要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共产党员已将近十五年了。同十五年前相比，我现在对这点意味着什么懂得更多了。在这一段时间内，我也改变了对许多问题的看法。

近三四年以来，就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问题开展了讨论。推动这场讨论的是戏剧性的国际事件。主要的有：毛泽东的逝世，中国清算“四人帮”和改变路线，中阿关系的破裂，越南的发展，国际上对柬埔寨的激烈指责，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中国对越南的进攻……

对我来说，这些事件不仅打破了我对这些当事国的通常看法，而且也打破了我过去对社会主义的通常看法。我觉得我看到了历史的关联性，对当时还是社会主义的苏联所犯的错误有了更多的了解。我过去所不理解的问题都落入了一个窠臼中——

简而言之，思想上有所波动了。

当然，不仅我是这样，其他许多共产党人也在考虑同样的问题。

这时我觉得需要归纳一下我的这些想法。因此做了一些私人笔记,主要是为自己所用,而没有考虑到公开发表。

记在纸上的是那些我过去认为正确,认为符合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却并非那样的东西。我看到,多年来被共产主义运动看作是正确而无需讨论的许多事情,实际上是错误的。

我同工人共产党(马列)内和党外的朋友讨论了这些观点。他们都认为这样的讨论很有意义,也很重要。在我应瑞典共产党元老尼尔斯·霍姆伯格同志的邀请去哥德堡做报告期间,还同他进一步探讨了一些观点。

由于大家对这些问题兴趣很大,而且我自己对研究这些问题也很有兴趣,我向工人共(马列)的领导建议,由我来写一些有助于就这些问题开展公开辩论的材料。

工人共(马列)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党。每当有分歧的时候,总是通过民主辩论来求得一致。涉及党的路线的重大分歧,通常是在党内进行讨论。尽管我们在内部有所争论,但对外我们仍保持一致,执行我们可能并非一致同意的决议。

现在进行的这场辩论是否也应当在内部进行,而对外只持一种观点呢?党的领导认为不应这样。党的领导人认为,在评价迄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方面,还存在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在预测今后挪威社会主义是个什么样子方面,更有着许多不明确的地方。这些问题今后许多年内也不可能解决,需要在实际中加以检验,而不是事先在写字台上解决。

然而,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没有参加组织的社会主义者,对这些事情都极感兴趣。我们为之斗争的正是社会主义。讨论这些问题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正确的。但是仅仅在党内进

行讨论就不够了，就会把未参加组织的社会主义者排除在外，并且无法同社会主义的敌人展开辩论。这样并不好。既然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看法仍有不清楚的地方，而且我们之间也有矛盾，我们便应当进行公开讨论。

总之，党的领导认为，党参加有关共产主义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的公开辩论是正确的，必要的。在这场辩论中，共产党人之间有对立的观点是自然的。

因此，党的领导同意我摆出我自己的观点。

但党同时提出一个条件，即我应当清楚表明，公开发表的是代表我个人的、仅仅是我自己的观点。

换言之，党的领导并不愿意替我承担责任或者认为有必要表明同意我的观点。党内也有人认为，我所谈的内容有一部分是错误的。党的领导并没有对我所写的内容作出集体的评价，而是希望开展辩论。它并未打算用一个轻率的决议匆促简单地解决问题。

我自己认为这个条件提得很对。这点我后面还要谈到。党根本不需要对我所谈的一系列问题通过什么决议或采取什么共同路线。如果要我参加表决，尽管我的观点被用来作为制定决议的基础，我也要投反对票。

因此十分明显，我在书中所写的是我自己的，而且仅仅是代表我本人的观点。

很遗憾，所以必须强调这一点，也是由于我们的个别政治对手在喋喋不休地散布一种关于工人共（马列）的虚构的奇谈，即工人共（马列）的党员无权独立行事，他们是根据指示办

事的机器人。似乎共产党人的一举一动都别有所图，都是经过中央委员会认可的。那怕是上厕所，如果你说是自己需要去，那也是欺骗。“我们早就知道，这是党的决定。”

我们共产党人自愿服从纪律，我们艰苦工作并做出了一些成绩。那些欺人之谈只能哄骗对我们一无所知的人。

这本书**不是**“公开地表明工人共(马列)中央委员会最近决定的一次路线改变”。

也不是“出于策略而以特隆·欧格里姆的论著的形式，非正式地表明工人共(马列)中央委员会最近决定的一次路线改变”。

这本书实际上只是我特隆·欧格里姆本人的论著而已。

本书主要是为那些自信是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人而写作的。对于那些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有关社会主义的辩论以及共产主义运动漫长而艰难的历史的读者来说，本书中的一些问题肯定有些难于理解。

遗憾的是，这一点却无法避免。一切需要学习的复杂工作，都必须有自己的专业语言。机械师、海员、小提琴演奏者在他们的工作中都有其特殊的表达方式，为其他人开始时所难于理解。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也必须有自己的专门表达方式。我也不不可避免地要用一些术语。否则我就必须再写一本历史和理论的辞典来解释所有的背景。我没有时间这样做，我也不善于写这类东西。

我尽量把书写得简单明了，拿起来就能一直读下去。

本书的部头是大了些。如果我能集中一点时间，把内容再组织一下，从而把篇幅压缩到一半，那就好了。对此我要请

读者原谅。我写得很匆忙，而且是在工余时间写的。但最主要的问题还在于，要写得简短、集中，而不冗长、松散，则需要更大的能力。

读过清样的人批评书中使用“我们”这个词不够精确，因为“我们”包括哪些人是不明确的。书的大部分既是以问答式的对话构思的，那么讨论的双方都是挪威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我在一些地方特意标明，我所谈的问题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者提出来的。我所说的“我们”要比工人共(马列)的领导和党员的范围更广泛，因为我认为，所有把自己看作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拥护者的人，都对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发展负有责任。

偶然瞩目于本书的读者，例如保守党的拥护者，不应因“我们应如何推翻挪威的资产阶级专政”这样的句子感到害怕。如果他认为有必要，可以去掉这个“我们”而代之以“马克思主义者”。他大可放心，我不会强迫他成为革命军。我不希望因为这件小事而夺去一般资产阶级读者对本书的喜爱。

感谢提出建议和批评对我进行帮助的同志们。尽管有许多批评我还来不及深思熟虑，但我是同意的。所有的批评对我都是鼓舞，都是有用的。

谨向读者致意，希望看到公开的不同意见。只要时间允许，我将尽力答复。

特隆·欧格里姆

一九七九年六月

第 一 篇

我们要批判马克思主义吗？

我们在挪威应该怎么办？

第一篇是开场白，初步描述一下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在挪威面临的形势。我们所生活的资本主义社会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自己有什么问题？我们的回答应该是什么？我们能够——或者说我们必须——批判马克思主义吗？

我要说明一下批判的出发点：批判资本主义容易，而维护马克思主义却并不同样容易。因此，我既要分析我们**应当**批判马克思主义的论据，也要分析**反对**我们批判马克思主义的论据。

本篇的目的在于提出建议。我认为我们**应该**批判马克思主义，我要谈一谈我们应当**怎样做**。

这就是第一篇的内容。

第一章

不幸的资本主义面临的问题

五十多年来，资本主义处于垂死之中。

这不是说它已不再活着。资本主义世界仍旧在放射出神奇的光彩，仍旧在激发出巨大的力量。我们时代的资本主义仍然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谈的那种社会形态，它比过去任何一种社会形态更多地改变了世界，它建树了比金字塔更伟大的上万个奇迹。资本主义还没有丧失创造令人难以置信的新发明的能力，这使看到这一点的一代人也感到如同奇迹一般。

资本主义活着并仍然有创造力。但同时它已注定要灭亡，它得了不治之症。这种病症表明，资本主义在赢得每一次新的胜利的同时，将碰到一种新的、更加危险的威胁和一次新的、更加沉重的失败。

资本主义的富裕和病症

资本主义生产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量消费品。在资本主义社会，正是由于这种由商品构成的富裕形式导致了市场商品过剩和生产停顿，把资本主义抛入了严重的生产过剩危